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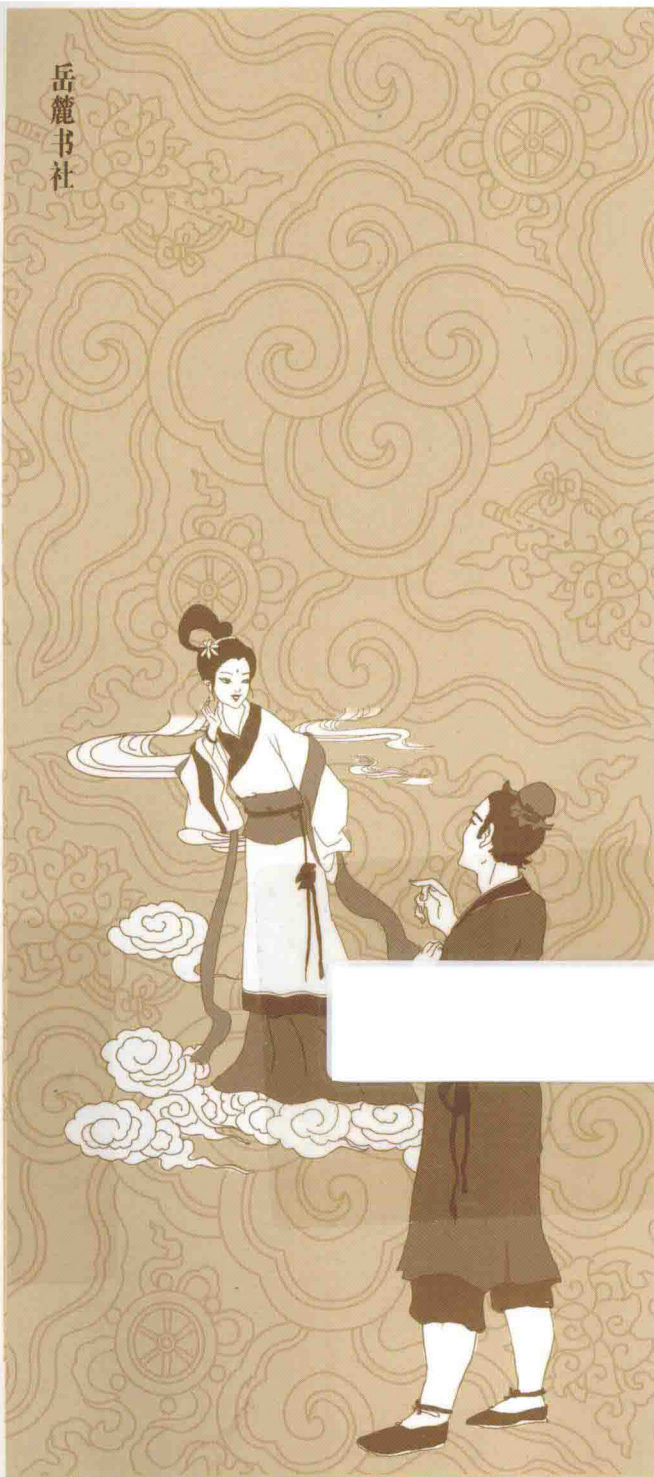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楸 著

原汁原味品经典
赏心悦目读名著

岳麓书社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清平山堂话本

【明】洪楸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平山堂话本/(明)洪楸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4. 1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

ISBN 978-7-5538-0202-2

I. ①清... II. ①洪...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302 号

QINGPINGSHANTANG HUABEN

清平山堂话本

作 者:[明]洪楸

责任编辑:彭卫才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 tmall. com>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 62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8,000

ISBN 978-7-5538-0202-2/I · 1142

定价:12. 00 元

承印: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出版说明

话本是说话的记录,它把说话人的口头创作,经过写定,加以刻印,成为一种新型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起源,宋元时代特别发达。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宋元小说家话本中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其中有不少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其题材宽广,语言通俗活泼,为近代口语化的文学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家小说》,是明代嘉靖年间洪楸清平山堂编印的,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6集,每集10篇。现存《雨窗》《欹枕》两集的残本,仅12篇;又残本3册,书名不详,存15篇,藏日本内阁文库。共计27篇。《清平山堂话本》是刻印较早的小说话本集,基本保存了话本的原貌,从中可以看到宋元至明初小说家话本的各种不同体制和风格,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我社出版《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收入的《清平山堂话本》,以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影印《清平山堂话本》和马廉影印《雨窗欹枕集》为底本,加以点校、整理。底本明显的缺误衍文,参以他本,择善而从,力倡“原汁原味品经典,赏心悦目读名著”,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目 录

卷一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1)
简帖和尚	(4)
西湖三塔记	(14)
合同文字记	(21)
风月瑞仙亭	(25)

卷二

蓝桥记	(30)
快嘴李翠莲记	(32)
洛阳三怪记	(42)
风月相思	(50)
张子房慕道记	(60)

卷三

阴鹭积善	(67)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71)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80)
刎颈鸳鸯会	(87)
杨温拦路虎传	(96)

雨窗集上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108)
曹伯明错勘赃记	(117)
错认尸	(121)

2/ 清平山堂话本

董永遇仙传	(134)
戒指儿记	(141)

雨窗集下

欽枕集上

羊角哀死战荆轲	(153)
死生交范张鸡黍	(159)

欽枕集下

老冯唐直谏汉文帝	(165)
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171)
夔关姚卞吊诸葛	(176)
雪川萧琛贬霸王	(182)
李元吴江救朱蛇	(189)

附录一

马廉：清平山堂话本序目	(196)
-------------------	-------

附录二

阿英：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	(198)
---------------------------	-------

附录三

马廉：影印天一阁旧藏《雨窗》《欽枕集》序	(202)
----------------------------	-------

卷一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入话：

谁家柔女胜姮娥，行速香阶体态多。
两朵桃花焙晓日，一双星眼转秋波；
钗从鬓畔飞金凤，柳旁眉间锁翠（娥）[蛾]。
万种风流观不尽，马行十步九蹉跎。

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

当时是宋神宗朝间，东京有一才子，天下闻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岁，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众。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无所不通。专爱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欢喜他。在京师与三个出名上[厅]行首打暖：一个唤做陈师师，一个唤做赵香香，一个唤做徐冬冬，这三个顶老陪钱，争养着那柳七官人。三个爱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词儿为证。其词云：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撰字苍王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奸’字中间着我。

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闲耍无事，一日，做一篇歌头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
白莲则好（模）[摸]藕吃，红莲则好结莲蓬。

结莲蓬，结莲蓬，莲蓬好吃藕玲珑。开花须结子，也是一场空。一时乘酒兴，空肚里吃三钟。（番）[翻]身落水寻不见，则听得采莲船上，鼓打扑咚咚。

柳七官人一日携仆到金陵城外，玩江楼上，独自个玩赏。吃得大

醉，命仆取笔，作一只词，词寄《虞美人》，乃写于楼中白粉壁上。其词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由）[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柳七官人词罢，掷笔于楼，拂袖而返京都。

这柳耆卿诗词文采，压于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举孝廉，保奏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柳耆卿乃辞谢官僚，别了三个行首，各各钱别而不忍舍。遂别亲朋，将带仆人，携琴、剑、书箱，迤迤在路，不一日，来到余杭县上任。端的为官清政，讼简词清。

过了两月，用己财起造一楼于官塘水次，效金陵之楼，题（之）额曰“玩江楼”，以自取乐。本处有一美丽歌妓，姓周，小字月仙，柳七官人每召至楼上歌唱祇应。柳县宰见月仙果然生得：

云鬓轻梳蝉翼，（娥）[蛾]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媚脸，冰剪明眸；意态妖娆，精神艳冶。岂特余杭之绝色，尤胜都下之名花。

当日酒散，柳县宰看了月仙，春心荡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弗从而去。柳七官人（交）[教]人打听，元来这周月仙自有个黄员外，情密甚好。其黄员外宅，与月仙家离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来往。耆卿备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吩咐（交）[教]伊：“夜间船内强奸月仙，可来回复，自有重赏。”其舟人领台旨去了。

却说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黄员外宅去。月色明朗，船行半路，舟人将船缆于无人烟处，走入船（仓）[舱]内，不问事由，向前将月仙搂抱在（仓）[舱]中，逼着定要云雨。周月仙料难脱身，不得已而从之。与舟人云收雨散，月仙惆怅而作诗歌之：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不敢明言，乃往黄员外家，至晓回家。

其舟人已自回复柳县宰。县宰设计，乃排宴于玩江楼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预令舟人假作客官预坐。酒半酣，柳县宰乃歌周月

仙所作之诗，曰：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柳耆卿歌诗毕，周月仙惶愧羞惭满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语。耆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贱人之罪，望怜而惜之！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公，心无二也！”当日，月仙遂与耆卿欢洽。耆卿大喜，而作诗曰：

佳人不_レ自奉耆卿，却驾孤舟犯夜行。

残月晓风杨柳弄，肯教辜负此时情！

诗罢，月仙拜谢耆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

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纸笔，作一词，词寄《浪里来》。词曰：

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教]那打渔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惭愧，我将那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

柳七官人写罢，付与周月仙。月仙谢了，自回。

这柳县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从，两情笃爱。却恨任满回京，与周月仙相别，自回京都。到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

有诗曰：

一别知心两地愁，任他月下玩江楼。

来年此日知何处？遥指白云天际头。

又诗曰：

耆卿有意恋月仙，清歌妙舞乐怡然。

两下相思不相见，知他相会是何年？

简帖和尚

(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

公案传奇

人话：

《鹧鸪天》

白芷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大国长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复姓宇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赴试，一连三番试不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中归来，把复姓为题，做个词儿，专说丈夫试不中，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歌馆经数载，寻思徒记万余秋，拓拔泪交流。 村仆固，闷驾独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慕容颜老一齐休，甘分守间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诗儿：

良人得(得)[意]负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忿道：“试不中，定是不归！”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归去，浑家王氏见这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做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王吉来：“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暄，后面做只词儿，名做《南柯子》。词道是：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报道玉郎登第出京华。 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从前都是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去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接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做诗，教我
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
宝，做了只曲儿，唤做《踏(沙)[莎]行》：

足蹶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状元来！

金鞍玉勒成行缀。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

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做毕这词，取张花笺，折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与浑家，正研墨，觉
得手重，惹(番)[翻]硯，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折叠了，写成
[一]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吩咐家中孺人：“我今在长安试过了，
到夜了归来。急去传语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
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
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
前，一壁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
不应。宇文绶焦(噪)[躁]，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
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采)[睬]，他又
说两声，浑家又不(采)[睬]。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
看这王氏时，放烛灯在(卓)[桌]子上，取早间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
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底)[含]笑，就灯烛下
把起笔来，就白纸上写了四句诗：

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妇女把金 儿去剔那蜡烛灯，一剔
剔在宇文绶(敛)[脸]上，吃一惊，撒然睡觉，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
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着)[取]一幅纸
写这四句诗。

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回]书来，(折)[拆]开看时，里

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归家去。这便唤做“错封书”。

下来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简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忺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槊巷里,有个官人,复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的丫环,名唤迎儿,只这三口,别无亲戚。

当时,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来,是年节第二节。(去)[这][枣]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已]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那官人生得:

浓眉毛,大眼睛,颧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

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饅头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饅头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卓)[桌]上,将条箴篋穿那饅头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饅头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人?”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饅头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篋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

“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饅飠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摔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搭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撮，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撮，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

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环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筒子看时：

某皇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谨时，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词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恼碎情怀。落索环儿一对，筒子与金钗。伊收取，莫疑猜，且开怀。自从别后，孤帏冷落，独守书斋。

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交）[教]你带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精）[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摔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撙）[这]里面打底床铺上

坐地底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交)[教]把与你，你却打我。”

皇甫殿直再摔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闩来闩(了)[去]，吓得僧儿战做一团。

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

皇甫殿直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簪子竹来，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着迎儿生得：

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会吃饭，能屙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去，直下打一抽，吊将妮子起去，拿起箭簪子竹来，问那妮子道：“我出去三个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簪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摔，摔得妮子杀猪也似叫，又问又打。那妮子吃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来：“三个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来，解了绦，道：“你且来，我问你，是和兀谁睡？”那妮子揩着眼泪道：“告殿直，实不敢相瞒，自从殿直出去后，小娘子夜夜和个人睡，不是别人，却是和迎儿睡。”

皇甫殿直道：“这妮子却不弄我！”喝将过去，带一管锁，走出门去，拽上那门，把锁锁了。走出转弯巷口，叫将四个人来，是本地方所由，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张千、李万、董霸、薛超四人。来到(闩)[门]前，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从里面扯出卖饽饽的僧儿来，道：“烦上名收领这厮。”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领台旨。”殿直道：“未要去，还有人哩！”从里面叫出十三岁的迎儿，和二十四岁花枝[似]的浑家，道：“和他都领[去]。”薛超唱喏道：“父母官，不敢收领孺人。”殿直道：“你(慥)[们]不敢领他，这件事干人命！”吓得四

个所由，则得领小娘子和迎儿，并卖饽饽儿的僧儿三个同去，解到开封钱大尹厅下。

皇甫殿直就厅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简帖儿呈复了。钱大尹看见，即时(交)[教]押下一个所属去处，叫将山前行山定来。当时山定承了这件文字，叫僧儿问时，应道：“则是茶坊里见个粗眉毛、大眼(精)[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交)[教]把这封筒子来与小娘子，打杀后也只是恁地供。”问这迎儿，迎儿道：“既不曾有人来同小娘子吃酒，亦不知付简帖儿来的是何人？打死也只是恁么供招。”却待问小娘子，小娘子道：“自从(小)[少]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去，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何等人。”

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怎)[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怎地讯问他？从里面(交)[教]拐将过来两个狱子，押出一个罪人来。看这罪人时：

面长皴轮骨，骸生渗癩腮。

有如行病鬼，到处降人灾。

小娘子见这罪人后，两只手掩着面，那里敢开眼。山前行看着静山大王，道声与狱子：“把枷梢一纽！”枷梢在上，道士头向下，拿起把荆子来，打得杀猪也似叫。山前行问道：“你曾杀人也不曾？”静山大王应道：“曾杀人。”又问：“曾放火不曾？”应道：“曾放火。”教两个狱子把静山大王押入牢里去，山前行回转头来，看着小娘子，道：“你见静山大王，吃不得几杖子。杀人放火都认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吃得这般杖子？”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告前行，到这里隐讳不得。”觅幅纸和笔，只得与他供招，小娘子供道：“自从(小)[少]年夫妻，都无一个亲戚来往，即不知把简帖儿来的是甚色样人。如今看要教侍儿吃甚罪名，皆出赐大尹笔下。”见恁么说，五回三次问他，供说得一同。

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门前立，倒断不下，猛抬头看时，却见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问及这件事：“如何三日理会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简帖的人钱物，故意不予决这件公事？”山前行听得，道：“殿直，如今台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离了！”

当日山前行入州衙里，到晚衙，把这件文字呈了钱大尹。大尹叫将皇甫殿直来，当厅问道：“捉贼见赃，捉奸见双；又无证佐，如何断得他罪？”皇甫松告钱大尹：“松如今不愿同妻子归去，情愿当官休了。”大尹台判：“听从夫便。”

殿直自归。僧儿、迎儿喝出，各自归去。

只有小娘子见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门来。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没一个亲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寻死后休！”上天汉州桥，看着金水银堤汴河，恰待要跳将下去，则见后面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掙掙住，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生得：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

婆婆道：“孩儿，你却没事寻死做甚么？你认得我也不？”小娘子[道]：“不识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从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来往。我前日听得你与丈夫官司，我日逐在这里伺候。今日听得道休离了，你要投水做甚么？”小娘子道：“我上无片瓦，下无〔卓〕〔立〕锥，老公又不要我，又无亲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时！”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里，后〔看〕如何？”妇女自思量道：“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没投奔处，且只得随他去了，却理会。”当时随这姑姑家去看时，家里没甚么活计，却好一个房舍，也有粉青帐儿，有交椅〔卓〕〔桌〕凳之类。在这姑姑家里，过了三两日。

当日，方才吃罢饭，则听得外面一个官人高声大气叫道：“婆子，你把我物事去卖了，如何不把钱来还？”那婆子听得叫，失张失志，出去迎接来叫的官人：“请人来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时，见入来的人：

粗眉毛，大眼〔精〕〔睛〕，蹶鼻子，略绰口，抹眉裹顶高装大带头巾，阔上领皂裤儿，下面甜鞋净袜。

小娘子见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儿说的寄简帖儿官人。”只见官人入来，便坐在凳子上，大惊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贯钱物事去卖了，经一个月日，不把钱来还。”婆子道：“物事自卖在

人头，未得钱。支得时，即便付还官人。”官人道：“寻常交关钱物东西，何尝推许多日？讨得时，千万送来。”官人说了自去。

婆子入来，看着小娘子，簌地两行泪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问道：“有甚么事？”婆子道：“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卖些珠翠头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卖，吃人交加了，到如今没这钱还他，怪他焦（燥）[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与他干得。”小娘子问道：“却是甚么事？”婆子道：“（交）[教]我讨个细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个似小娘子模样去嫁与他，那官人必喜欢。小娘子，你如今在这里，老公又不要你，终不为了，不若姑姑说合，你去嫁官人，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姑姑口，去这官人家来。

逡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正是：

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了]？”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香了，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

那官人同妇女两个人大相国寺里去。皇甫松在这山门头正恁沉吟，见一个打香油钱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钱，看见这两人入去，口里道：“你害得我苦！你这汉如今却在这里！”大踏步赶入寺来。

皇甫殿直见行者赶这两人，当时叫住行者道：“八戒，你莫待要赶这两个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说不得，我受这汉苦，到今日抬头不起。只是为他。”皇甫殿直道：“你认得这个妇女？”行者道：“不识。”殿直道：“便是我的浑家。”行者问：“如何却随着他？”皇甫殿直把送简帖儿和休离的上件事对行者说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问皇甫殿直：“官人认得这个人？”殿直道：“不认得。”